

邵 燕 祥

到 遠 方 去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到 遠 方 去

邵 燕 群

內 容 提 要

這本詩集共收“到遠方去”“我們架設了這條超高壓送電綫”“我們愛我們的土地”等十九首抒情詩，歌頌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顯示了建設者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胸懷。

這本詩集寫作時間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

到 遠 方 去

著 者	邵 燕 祥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答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 刷 者	永 盛 協 印 務 局 (上海長源路74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779) [III I 65] 類別 文學—詩歌
字數 31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3/4
1955年5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0100 冊

定價 一角七分

目 次

我們愛我們的土地.....	1
晨歌.....	8
到遠方去.....	9
在夜晚的公路上.....	12
五月的夜.....	14
她們來到新城.....	16
播.....	19
我們架設了這條超高壓送電綫.....	21
一個製造螺絲釘的工人的話.....	24
在大伙房水庫工地上.....	26
五一節寄自鞍鋼.....	29
十二個姑娘.....	32
向建築工人致敬.....	35
中國的道路呼喚着汽車.....	37
第一汽車廠工地的第二個雨季.....	39
向北京.....	42
我們有這樣的邊境.....	45
在礦井的底層.....	48
寄給阿爾巴尼亞.....	50

我們愛我們的土地

我們愛我們的土地：
多少年來她哺養着我們，
我們灌溉着她。
我們忘不了那些年代：
多少個春天我們播種，
多少個秋天我們兩手空空！
多少個孩子沒有童年的歡樂，
多少個青年失去幸福的愛情。
在破碎的土地上，
聽不見清脆的兒歌，
聽不見甜蜜的情歌。……
但是啊，那時候，
三山五嶽九江八河
跟我們一同唱起悲憤的歌，
不平的歌，
戰鬥的歌！

我們起來了——
為我們自己，
為我們的孩子，

爲我們遠遠近近的親人！
我們不自由，我們爭取自由！
我們被奴役，我們要做真正的人！
我們聚成了一支大軍。

我們愛我們的土地，
她知道我們行軍的脚步多麼急切——
從北雁飛不到的南方，
到南風吹不到的塞北，
她知道我們踏過多少條河，
爬過多少座山，
怎樣擦去土地上的血迹，
養好自己身上的傷痕；
戰勝了追截堵殺，
戰勝了“圍剿”、“掃蕩”，
偷襲和明攻。

在我們所愛的土地上，
毛主席帶領着我們，
越過大河深谷，
突破險關峻嶺；
那時候，
高山上只有層層疊疊的雲洞，
毛主席含笑指點，
說這就是高樓大廈的模型。

我們愛那千萬孔罅洞，
我們更愛那未來的高樓大廈。
生爲她，死爲她；
爲了我們的土地，
爲了土地上美好的未來，
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我們的土地，
到底是我們的土地了！
再不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了！
再不是賣國賊海外存摺裏的項目了！

我們向全世界宣告：
歷史的鐘擺是人民。
中國人民用自己的雙手
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我們的土地也開始了新的命運。

我們愛我們的土地——
鞍山啊，
這是我們土地上的一顆掌上明珠；
不光在夜裏，它白天也放着光芒。
煉鋼爐傾瀉着火的瀑布，

告訴那些嘲笑我們的傢伙：

鞍山有鐵又有鋼，

既沒生野草，也沒種高粱。

撫順啊，

煤的海永遠在喧騰。

想當年美國“特使”魏德邁來到露天礦，

他在這兒呆立了二十分鐘，

垂涎三尺。

今天却再沒他站腳的地方。

礦坑裏的燈光信號像五色的花，

五色的花只為礦工開放。

第一汽車製造廠啊，

在毛主席指定的地點，

在毛主席規定的時間，

在毛主席題字的基石旁邊，

高高低低的空地正在消滅，

鋼盔鐵甲的廠房轟向天空，

雖然不遠還有平肩高的蔓草，

雖然到處聽得見吵鬧的蛙鳴。

那怕什麼！

我們正是在工棚周圍築起城市，

在駱駝隊旁邊，

讓火車發出自豪的吼聲。

我們愛我們的土地，

愛我們土地上早晨的鐘聲。
星星還沒落，霧氣濛濛，
鐘聲就喚醒人們，
人們又把土地喚醒。
從前田野分割成一片一片，
好像那破爛的衣裳；
今天它啊一望無邊，
掀起金黃的、金黃的麥浪……
我們愛這棵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麥穗，
它銜着六十五顆麥粒；
滋養它的是一冬的雪水，
還有雪白雪白的肥田粉。
中國的土壤是溫暖的土壤，
有什麼美好的種籽不能萌芽？

我們愛我們的土地，
我們愛繁華的名城，豐饒的田疇，
我們也愛那偏遠的、等待着開墾的地方。
從北京派出了測量隊員
和地質勘探隊員，
在他們五萬分之一的測繪圖裏，
在他們用樺樹皮給愛人寫的信裏，
寫着許多我們還不知道的事情。
——可羨慕的同志們，請告訴我：
我們的土地是多麼廣大、

多麼肥沃、
多麼豐富啊！

從一個工業基地，
到另一個工業基地，
道路在我們腳下很長；
崗位也很多。
有些人到達了宿營地，
有些人正在出發；
有些人在工地遇到老戰友，
有些人又要分手上路。

這兒是中國的西伯利亞，
茫茫的原野將變成黃金的搖籃；
那兒是中國的庫茲涅茨克，
森林裏將誕生城市和花園；
這兒是中國的第聶伯河水電站，
那兒是中國的烏克蘭黑土平原……

九百五十九萬多方公里——
我們親愛的土地！
我們建設她，
我們還要保衛她。
我們有開拖拉機的雙手，
還有開坦克的眼光。

我們是六萬萬，
我們遠不止六萬萬：
從北京到莫斯科，
從平壤到布拉格，
從紅河兩岸到易北河濱，
從愛好和平的心到愛好和平的心，
這就是我們的陣綫。

我們在我們的土地上
建設着強大繁榮的社會主義祖國。
哪怕有很多很多的二萬五千里！
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着我們。
我們在朋友的歡呼中前進。
我們在敵人的詛咒中前進。
向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前進！
向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前進！
向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前進！
前進！
讓全世界傾聽我們的腳步聲吧！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晨 歌

夜班工人交班給早班工人，
晨霧裏透出了一片喧騰。

工地上起重機高舉鐵手，
向一切新城的建設者致敬！

歌聲起落在建築架上，
建築架披滿了金黃的陽光。

登上建築架的高頭，我眺望大地，
啊，好一張宏大的建設圖樣！

光榮的勞動——歌中之歌，
呼喚着每個人參加合唱！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到遠方去

收拾停當我的行裝，
馬上要登程去遠方。
心愛的同志送我
告別天安門廣場。

在我將去的鐵路線上，
還沒有鐵路的影子。
在我將去的礦井，
還只是一片荒涼。

但是沒有的都將會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會落空。
在遙遠的荒山僻壤，
將要湧起建設的喧聲。

那聲音將要傳到北京，
跟這裏的聲音呼應。
廣場上英雄碑正在興建啊，
琢打石塊，像清脆的鳥鳴。

心愛的同志，你想起了什麼？
哦，你想起了劉胡蘭。
如果劉胡蘭活到今天，
她跟你正是同年。

你要唱她沒唱完的歌，
你要走她沒走完的路程。
我愛的正是你的雄心，
雖然我也愛你的童心。

讓人們把我們叫做
母親的最好的兒女，
在我們英雄輩出的祖國，
我們是年輕的接力人。

我們慣於踏上征途，
就像騎兵跨上征鞍，
青年團員是在長征的路上，
幾千里路程算得甚麼遙遠。

我將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
我將在戈壁荒灘迎來新年，
不管甚麼時候，只要想起你，
就更要把艱鉅的任務担在雙肩。

記住，我們要堅守誓言：
誰也不許落後於時間！
那時我們在北京重逢，
或者在遠方的工地再見！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夜晚的公路上

夜色從山脚襲來，
旋風呼嘯得更兇。
這時公路上揚起了歌聲，
三輛卡車在飛奔。

車燈滅了又亮了，
平沙上閃過大小鄉村。
是誰擾亂了夜晚的平靜？
好一羣永遠不知道平靜的人。

——我們的年紀十八、十九，
頂多不過二十掛零；
有一個洶湧澎湃的聲音
歌唱在每個人的胸口。

我們有許多許多的同年，
兄弟，姐妹，頂親密的朋友，
互相傾訴過遠大的夢想，
在交換寶貴的約言的時候。

他們有的去到礦井，
有的走向邊遠的鄉村，
還有的參加了陸、空、海軍，
當上了坦克兵，衝鋒陷陣。

而我們決心走萬水千山，
去喚醒沉睡在地心的力量；
哪怕在荒山老林裏奔波，
哪怕在無數條路上來往；

今天往東，明天往西，
處女地上留下腳跡；
誰不願在親手撫摸過的地面，
看煙囪和鐵塔高高矗起！

爲了這，從這地方到那地方，
我們好像士兵在換防。
問遠方的朋友啊今夜在哪裏——
在崗位上，還是在路上？……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五日)